

《水浒》里的好汉，最大的快活：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块肉，估计是红烧肉。鄙人品位不高，口味很重，偏爱红烧肉！

泡茶要烫，吃肉要壮。上海话，壮肉就是肥肉。红烧肉一定要镶嵌肥肉，浸润精肉，精肉因此弛软可嚼。但过犹不及，高高的肥白，压着一层精肉，好比一只碟子衬着一块肥皂，白腻腻地泛着胃酸。

红烧肉最好要用五花肉，一层膘肉，嵌一层精肉，一层叠一层，如七级浮屠，塔顶一层皮，像一鸭舌皮帽，泛着油星，亮晶晶地冒汗。肥膘晶莹如玉，比玻璃模糊，比油脂透明，有些暗红，不现肥白，底下黏连一瓦块精肉，像个塔基，有些气孔，吸饱油脂，如此搭配的红烧肉：烂酥而绵甜。端上桌子，颤颤巍巍，忍不住叫好，但只能拍手，不敢拍桌，仿若酒盅要“小心轻放”，生怕肉皮斜下来，塔身瘫下来。我的一位“胖子”朋友，测评红烧肉有一诀：一拍桌，浑身抖。

中国是大国，在近代史上，是个弱国，在列强的眼里，是块大肥肉，从来就没有说是块大精肉的。纯精肉，如同热水瓶木塞，好比嚼鞋底线，嵌牙！木屑屑的一口渣。四十岁以上不宜，十岁以下也不宜。会吃的，红烧肉须连膘带皮。也有极端的：我在工厂时，午餐吃食堂，烧大

炉的老山东，趴在卖饭的小窗口，扔进海碗，对炊事员嚷道：“伙计，捡肥的，两块！”他的意思，两块肥的，应该是一块精的价钱。上海人怕胖，不敢吃肥肉，所以肥肉比精肉便宜得多。老山东要肥肉，一块变两块，憋进勿憋出。那种红烧肉，二分精，八分肥，厚膘下贴一层精，略比表皮宽些，精肉一缕，好像系了根裤带，未束紧，有些耷拉着，筋筋拉拉，松松垮垮的。当时我们都笑他，现在知道，他是会吃肉的。吃得口滑，一定是肥腴的。纯精的，肉汁偏酸。

会点菜的，往往总会点一坛红烧肉。猪肉比海菜，点得少，还说好。不会点菜的，一桌鱼翅鲍，吃个面子，纯粹巴子。这两年禁止公款吃喝，饭店终于回归“好吃”，红烧肉往成为主打菜，不少招牌菜，让百姓坐得下、吃得起。“猪八戒”坐台了，“海龙王”下台了，亲民得很。但饭店里的红烧肉，塞入坛里，腹底周遭高高隆起，坛底垫着菜，将红烧肉顶在上方，聚拢在坛口，看上去满满的，其实不过七八块而已。一坛红烧肉，好像便宜，实际很贵。还有，聚拢在坛口里的肥肉，“人挤人，背靠背”，一块块不会倒下来、瘫下

红烧肉

李大伟



五颜六色

隋梅夏雨

睫毛挂上枝头
你瞬间就老了
一千四百年的沧桑
只一丈有余
泥土有情

滋养一株乔木
姓了国清寺
虽已记不得
几百个中的一个
隋场帝
可种树还是好的
有荫凉
有绿
随便给风刮刮
就有了季节的更替



前不久，受邀参加一个集团的青年员工集体婚礼拍摄。这个盛典是某自主品牌汽车赞助的，50辆同一品牌的崭新轿车在上海的主要街道巡游，气势颇大。我对此心领神会：他们要找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来宣传上海自主品牌的汽车。就像我们拍照片一样，与众不同的角度很重要。当其他摄影师都拥在舞台前，拍摄主持人、拍摄暖场舞蹈的时候，我早早在礼堂边门处找好一个最佳位置，拍到了第一对父女——父亲扶着新娘走入婚姻殿堂那神圣一刻的



七夕会摄影故事

剩菜包在一起，扔了进去。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藏。这样的婆婆婆，已经听了无数遍，但一直缺乏有力的举措来“挖掘”它。为了子孙后代能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人类必须付出一点时间和精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减轻环境污染。只要每天多花几分钟，把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归归类、分一分，上海市民的文明步伐，又将向前迈出具有一里程碑意义的一小步。

来。但我的六艺会馆里，红烧肉依旧立在平盘里，烧卖一样，玉树亭亭，迎风而立，如醉汉一般，颓而不倾，颤而不倒。这样的红烧肉，不仅酥，而且韧，感觉嚼中有物。酥的是肥肉，像块肉脂豆腐，韧的是精肉。肥肉要烂而不化，妙在若有若无之间，麦管也能吮着吃。精肉要酥而有形，有劲无筋。酥软不倒，这是一功，火候很重要。装盆也讲究，因为这样一堆红烧肉，块块都是捧不起的刘阿斗，偏偏要扶正，还要站直，一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豪迈气概，非厨中诸葛亮不办。

红烧肉也是做伪装秀气的道具。大学时代一室友，总是假姿假颜，言不由衷，看见男女之欢，惊呼：“老恶心咯。”躲在帐子里，在手电筒下看木刻版《金瓶梅》。其中第七册最色，他拿的就是第七册。看到我们大嚼红烧肉，声称“阿拉屋里，青菜烧肉，只吃青菜”。我故作欢天喜地接口：“以后你家青菜烧肉，我来拼盘。吃肉！”

大姑娘偶尔也会说：“肉肉，吾勿要吃。”噉小嘴发发嗲而已。男人如此，以示清高，送一俗联：“老黄瓜刷漆扮嫩，老女人拍粉装嫩。”朋友，依勿要吓我哦！

照片。我刚拍好，此处一下涌来许多人。婚礼进行中，父亲扶着新娘与对面走来的新郎在T台相会时，全场气氛进入高潮。大部分摄影师端着相机“近距离接触”新郎新娘时，我却“避而远之”，爬上一个制高点，摄下了这张大场景，视角与众不同。婚礼结束，新郎新娘来到室外合影。一些摄影师要求新郎新娘以婚车为背景摆出各种动作。此时边上咔嚓咔嚓声不断，我没拍。等人群散去，发现有一位新娘独自在婚车前接电话，眉宇间透着幸福，左手很自然地搭在婚车的宣传标志上。此时我不失时机地摁下了快门。这张照片的名字就叫：“今天我要嫁给你”！

王伟建

文明的一小步

孔曦

近来，每次扔生活垃圾，我心里都有一种罪恶感。现在，我可以少一些这样的歉疚。被收集起来的厨余垃圾，可以用来生产有机肥。根据央视那台节目的报道，上海的生活垃圾分类开展得并不理想，真正实施了垃圾分类的小区屈指可数。今天早晨，我倒垃圾的时候，特意看了看楼下的厨余垃圾桶。遗憾的，仍然有人把一次性塑料饭盒与剩饭

目前国内垃圾产生量最大的城市。位于上海滨海地区的老港的垃圾填埋场，规模在不断扩大，以填埋日益增加的生活垃圾。与此同时，当地环境不断地受到污染。老港的垃圾填埋场，规模在不断扩大，以填埋日益增加的生活垃圾。与此同时，当地环境不断地受到污染。老港的垃圾填埋场，规模在不断扩大，以填埋日益增加的生活垃圾。与此同时，当地环境不断地受到污染。



灯花

否降点价？修车人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从来不打折！”这种乘人之危，斩人之狠的行为让我们憋了一口气，不信“邪”的劲上来了。三个男人三只脚，“一二三！”齐发力，两脚就踹下了这枚车轴，原来是轮毂和车轴锈住了。凭一脚

神秘的修车人

梁景顺

之力，在分秒之间节省了300元，我喜不自禁，更为“较量”的胜利增添自信。陌生的宝马车朋友帮助换好备胎后，擦擦手上的油污，驾车而去，“再见”声中我们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站在不远处的“修车人”也悻悻地走开了。当我们缓缓驶离服务区时，发现矮墙上有“汽修150xxxx7259”的字迹。担心再被扎钉，以备不时之需，于是，打通一个电话，询问地址，对方回答就在服务区，并告知只换胎不补胎，费用300元。啊，就是那个“修车人”！他仍在“守株待兔”？我当即挂断电话。我不希望和他人再见，但希望有关部门对“天女散花”的撒钉人和漫天要价的“修车人”多一点关注，使行车人少与他们说再见。

今宵打诨

管同钦
来函讨论有失偏颇
(苏帮小吃)

昨日谜面：免战(三字乒乓球术语)
谜底：打回头(注：回头，沪语“拒绝”)

女儿出国学习短短一年多，我们感觉她身上正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不久前她通过微信发来几张“成人节”试教的照片，活脱脱就是成人版的“樱桃小丸子”。在大学里，女儿有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她先是报名参加了学校的登山协会，之后又开始学习厨艺。从离家时只会做简单的番茄炒蛋到如今可以端出像模像样的日本套餐和香味俱佳的西式糕点，不得不让我们对她刮目相看，想她是下过一番苦功的。春节女儿回沪正赶上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热播，恰好友人送来两张与剧中“都教授”金秀贤见面的表演观摩票，女儿很想去看。可当我告诉她好友家人特别想去看看金秀贤，是否可以两张票给好友时，女儿毫无怨言地礼让了。在后来给她的信中我曾写道：“……你让我感到骄傲，在这里要好好给你点一个‘赞’，你真是太有‘才’了。”追求时尚是女孩的天性。暑期我陪女儿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参

观《瞬息·永恒——卡地亚时间艺术展》。1847年发源于巴黎的卡地亚，一百多年来向世人奉献了无数精美绝伦的钟表精品。随着时光流逝，这百余件出自拉夏德芳腕表工作坊的珍贵古董时计几成艺术品。让我们感到特别亲切的是许多展品都融入瑞兽、佛像和龙等中国元素。也许是遗传基因的缘故，我和女儿共同喜欢的几件展品，从埃及风格的自鸣钟到最新的猎豹装饰腕表，竟惊人的一致。集邮曾经是我的最爱。记得女儿童年时我每次整理邮票，站在身旁的她总会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手上和摊在桌上五彩缤纷的邮票看，偶尔还会用她稚嫩的小手轻轻触摸一下邮票。更多的时候，她还是记住了我的叮嘱：欣赏邮票时不能

说话，也不能用手直接接触邮票。今年女儿特意为我买了一组日本邮政发行的哈利·波特个性化邮票，让我很是感动。踏上社会择业是女儿迟早要经历的事。今年暑期在上海，她选择了去日资银行实习，感触颇深，她说：“才几天下来已是腰酸背痛，赚钱不容易，要学的东西太多了。”相信实习对她将来的择业会有帮助，也会让她更加珍惜在校的学习机会。在女儿返回的前夜，我和她有过一次迄今为止最长的交谈，不仅谈妥了她在海外学习生活期间每年包干的总费用，我还向她敞开心扉谈了我目前正在做的、将要做的以及规划要做的事。女儿听得非常仔细，不时地提点问题或建议，最后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老爸，你真开心，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女儿是越来越善解人意了。



夜光杯

青山不老 绿水长流

李定国



夜光杯

一代歌唱家王昆的突然去世，令无数热爱她的歌迷扼腕叹息。作为中国民歌的标杆人物，王昆在长达七十余年的歌唱生涯中，演唱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中国歌曲。她当年塑造的歌剧《白毛女》形象，曾深深影响过几代国人。1964年，周总理授命王昆组建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东方歌舞团。其间，她不拘一格地选用艺术人才，并以宽广的胸襟和不凡的超前艺术理念，开创了国家艺术团体模式探索、改革和发展的先河，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和胞弟及友人共同策划、制作过许多大型音乐活动，经常往返于京沪。有一次，我们在贺敬之家中，商讨《中国名曲大汇唱》的事宜时，与正来作客的歌唱大家王昆不期邂逅。于是我们就向她发出来沪加盟演出的盛邀。王昆老师首先肯定了这次活动